



月光城 散文

清明日

胡竹峰

正月就盼着回暖,春意迟迟不来。北方自不消说,南方也余寒未去,衣被与冬日并无二致。

时令一节节过,身体似乎一节节松动。雨水、惊蛰、春分,待到清明,窗外彻底亮了,春和景明,景物如诗,诗中有画。恍然大醒,元气浩荡竟像是桃花汛。

清明时节雨纷纷,好像天气真应了诗句一般。清明前后,南方总是大片连阴雨,年年如此,蒙蒙细丝十天半月不止,墙角苔痕又高了几寸。人在雨中,望着烟笼远树,景致更妙。雨飘在庭院,飘在池塘,飘在田垄,飘在坡地,也飘在人的头面,细碎冰凉。河水涨了一些,乱流在野,水中圆石无数,大者如菜盆,小者如鹅卵,更小的像弹丸,一颗颗润洁可喜。

清明时天清地明,生气旺盛,晴日得气,有田园气山林气;雨天蕴意,是唐诗意宋词意。

唐朝的清明雨和现今一样吗?对着潇潇雨线,一时好奇。一千年前的春雨下在诗里,随风潜入夜,润物细无声。长安的早晨,一场春雨沾湿了轻尘,客舍旁柳树的枝叶翠嫩一新。越中兰溪,水清如镜,两岸秀色尽映水底。连下三天雨,半夜有鲤鱼涌上溪头浅滩。凉月如眉,挂在水湾的柳梢上。

柳梢风味最好,丝丝缕缕长长短短,与茅草间杂一起。桃花谢了,焕然一新树新绿。山中映山红兀自躲躲闪闪红艳艳,小孩一捧捧折来当作玩物。厚衣可以脱去了,草木向荣,人面欣欣。微风徐徐,正是放风筝的好日子,终日有纸鸢在天上飞着,高高低低。小女子穿上春衫,布袖飘摇如风行水上,韶华胜极,是一枝枝桃花。

不独人物鲜活如此,屋前弯弯绕绕几条田埂,也若游蛇一般。水口关上,田里浅浅一洼水,远看如镜子,映得云白,映得山绿,映得树翠。田边有山,不甚高大,却青葱莫名,从山岗绿到岭脚。布谷鸟开始叫了,一只一只在田野咕咕相和,从清晨至傍晚。

小时候但逢节令,自有平日所无的章程。立夏称重,端午包粽子、吃绿豆糕,中元烧香纸,重阳打糍粑,中秋食月饼,过年祭祖,清明前则是上坟。乡下人并没有尊崇太多的神,土地公夫妇屈尊路边一尺高的土坑里,终年不得香火。村里有一极小的五猖庙,立在凸处,山以此得名,人称“五猖包”。五尊五猖楠木雕成,是宋元老物,某一日不知所踪,大概是寻找当年的旧日相随去了。

我乡每家每户尊崇的神是先人。人死为大,或为神或为鬼。平人格外看重拜祭,绵绵思远,求一个护佑心安,也求一个坟山“管事”,说管事则家庭兴旺。山中有太多老坟,无名无姓无碑,一土丘孤立,无辨识者。清明中元二节,有人顺路也上前烧一刀香纸,妇孺老幼并不无礼。人活着,享生之悲欢离合酸甜苦辣。死后永入山阿,换做另外的天道悠悠。

清明上坟是大事。随身带上锄头,给坟莹添几兜土,清理一下周边的沟渠。祖父告诉我们,跪拜时容颜要肃穆,衣服扣正。他自为表率,一跪三叩之后,又直挺挺恭恭毕敬跪在拜台上,好像在默祷,然后站起来,后退两步,这时候才离开坟山。临事以敬,处世以诚,祖父的父亲的父亲的父亲告诉他从小就那样,一代代下来。所谓祭如在,祭神如神在,孔子更着重说:“吾不与祭,如不祭。”

祖父故去,祖母哀恸如新妇丧偶,大半年魂舍不定。当年我年岁小,并不懂得老夫老妻相濡以沫几十年的情谊,更不懂得死别之决绝。祖母一生都在乡下,经年不出小村,县城也没去过几次,祖父就是她的天地世界。此后十来年,直到祖母去世,她内心最重的事,就是给祖父上坟,她是老派人,顽固守着女子不上坟的旧俗。每回目送我们,一脸心事,更提前装好祭品,有肉有鱼有酒,还有碗米饭,外加香纸鞭炮若干。当然这些都是过去风气了,今时上坟,多是带一束花以缅怀以哀思。

上坟并无多少伤感,村民或许识文断字不多,也知道人人都是要死的,多能看淡生死直面生死。经日在乡村田野劳作,终年委身低小狭窄的老屋里,哪怕是屋舍繁华,市井尘嚣也染得人心蒙尘,扫墓时候,有一种通脱,有一种百无聊赖,有一种慎远追终,感觉新鲜。

别处习惯我不知道。我家岳西一带人去世后与下葬后的第一个清明前,是要做隆重的祭仪的,乡俗说是做清明,此风至今犹存。

做清明最繁琐的是蒸汤粑和剪纸钱。汤粑如团球,以糯米糯米做成,也可以掺入一些面粉。汤粑熟后,涂红染绿。纸钱则用黄绿白各色纸,剪成玲珑宝塔状挂竹竿上,插在坟地或者厝基上。

做清明时,直系后人跪地挽起衣摆,有人给他们撒上几把汤粑。随后那人站在高处,向众宾

客广撒汤粑。汤粑满山乱滚,我小时偶尔也能抢到几枚,觉得稀罕。汤粑或煮或烤或蒸,味近年糕,可算作清明时节的一道小吃。

大户大姓多有公祭,少则几十人,多则成百人,举旗奏乐,先在祠堂致礼一番,再吹吹打打到族内几座远祖坟前祭祀,然后吃顿“清明饭”。

清明饭无非鸡鸭鱼肉,加上自家的时令蔬菜。

清明前后的菜畦,一脉新生,豌豆灌荚了,像是长满一地绿月,摘回来烹食,风味大佳。韭菜尤好,有种稚嫩的香甜。一经立夏,韭菜油气重了,吃起来并无春时新嫩。古人说蔬食以春韭秋菘滋味最胜,这是知味之言,也是经验之谈。

韭菜清炒或煎鸡蛋,有春鲜美味。用来炒河虾亦好,咸香且微甜,时令物鲜一时比翼。小时候河虾珍贵一些,不易吃得到。

每年清明前后,乡野风味挠心,从灯市繁华中逃离,去那桑荫稠密,禽鸟幽雅的乡下住几日。白昼早已变长,天黑得晚一些,晚饭时,在露天摆开桌几,烧鱼炖肉,一碟青菜,一碗石螺。喝点新茶,无需饮酒,乘着山风,竟也微感醺然。然后在天清气明的春日夜里,看月亮升上山来,梦也做得清明。

这些年梦越来越少了,也不贪睡了,窗口甫一透亮,人就醒了。醒得更早的是采茶人。清明时节的茶最珍贵,补贴家用之什,乡人舍不得自家喝。绿茶近半寸长时,不论天晴下雨,人总要去采茶。我小时候偶尔也去,人与茶树一般高,一叶叶摘下,半天刚刚盖住箩底。雨天多有不便,经连日晴空,也觉得辛苦。从此知道世人艰难,一口热饭滚烫要从劳作中来。至今对茶有爱意也有敬意,一叶一芽经自然之力,又出自人手,衣食艰难,要惜物惜福。

清明时,地气升腾,茶见天长,农人三两天就要去一次茶园。茶摘回来即摊晾在檐头廊下堂前宽敞处,碧绿绿一地,让人心生欢喜。而那欢喜,多因售有所得。

谷雨时,立夏前,芭蕉叶大梔子肥,茶芽也粗大了,这时农人才去摘一些回来家用。那时候的茶,形神俱野,苦味多一些,回甘里也多了涩,劳作时格外解渴。

母亲做茶,总在夜里。晚饭后即收拾厨房,将铁锅洗得

无一丝油腻。那时候油荤是稀罕物,洗锅倒也简易。母亲在台上翻炒,我在灶下看火,杀青时火不可小,烘焙时火不可大,最好以炭火。

外面有雨或者无雨,有月或者无月,风吹山林,虫鸣三五句,蛙声七八下。冬日糊上的窗纸,残损大半,炒过的青茶在砧板上,揉搓成紧紧一团,碧绿的汁液渗出来,一股股生青气透过窗纸,飘飘忽忽在山村游荡。茶叶摊放一夜,干爽爽收进铁桶,密封得紧紧的,不让走气。

光阴流转,四季时序轮番。清明时节的乡野,遍地庄稼,一片翠绿,一片祥和。乡农造屋早已不用土窑砖瓦,不废柴火,几年里养得山林茂盛繁密。乡下常见大树,一人抱不过来,清冷冷有喜气。乡俗说山上多柴,家里有财,这就是太平盛世了。

清明时节,花草无邪。杜牧《清明》诗中“路上行人欲断魂”一句,我并不喜欢,觉得阴郁低沉。又因为不喜欢喝酒,连“借问酒家何处有,牧童遥指杏花村”也无动于衷。后主李煜词里感慨“才过清明,渐觉伤春暮”,也未免丧气。白居易倒是说得好,“好风胧月清明夜,碧砌红轩刺史家”,王谢堂前的燕子,飞入了寻常百姓家,碧砌红轩更是如此。程颢也作过清明诗,“况是清明好天气,不妨游衍莫忘归”,比他《易传》《经说》《遗书》之类文章容易亲近。

天地日月清明,人世也安定清明,春阳流水与贩上新绿有远意,水声经流不息如漫漫道路,引得人向上向善向远。春天凝在花红叶绿里,溪涧池塘涨满水,积蓄自然之力。野草越长越高,蒲公英冠毛结成绒球随风乱飘,荠菜老得开了花。牛终于不用嚼棚里的干稻草,每日早晨可以吃得大把鲜草。午后,有牧人牵它上山,山林里茅草遮身,那牲畜如入宝地,吃得肚皮浑圆。山地阴凉,草浅处可卧可眠可立可坐,满满山野之气。或者捧一书闲翻,不知不觉,日影西斜。

庭院海棠花开了,招蜂引蝶,也引来了几只蜻蜓。蜘蛛在天井结丝,两只飞虫自投罗网。山脚路口过来一村童,没有水牛,没有牧笛,衔上一杆管麦,呜呜吹响黄昏。天色茫茫,又下雨了,蒙蒙细丝落在衣袂间,亦见清风湿润的气韵。炊烟在鱼鳞瓦头袅起。

夏天就要来了。